

慘痛經驗

遭詐二二〇萬，只拿回五萬

文——楊湛華 攝影——邱劍英

上網聊天被騙又淪人頭 「那種無助感，真的很煎熬」

只是想投資，卻被騙錢；想貸款還錢，又被騙成人頭帳戶。接著銀行戶頭被凍結，還得打官司，吳政達身心備受煎熬。他化悲憤為力量，奔走提告求償，還免費幫其他受害者。

他是受害者，也是加害者。

三十七歲的軟體工程師吳政達，今年多了一個副業：協助詐騙被害人求償。

三月，他替一名三重媽媽和兩個詐騙人頭和解，拿回十六萬元；七月，他替北部一名被騙兩百萬的護理師，找到可在高雄代表她出庭、同為詐騙被害人的代表人。他已無償幫助十五人。

「那種無助的感覺，真的很煎

熬，」吳政達解釋他分文未取，卻熱心助人的動機。

一如多數白領上班族，吳政達原本的生活很單純，移動範圍只有公司與家裡兩點一線間。

去年二月，一個有共同好友的陌生女性在IG與他私訊閒聊。

女子從日常聊到感情史，再以「小投資、大獲利」的名義，推薦了一個博奕網站。當時吳政達職場不順，想轉換心情，兩天內「儲值」了三十萬。

玩了兩週，博奕帳號的錢包竟然滾到兩百多萬，他以為自己發



財了便想領出錢，沒想到，系統卻引用「法規」，要他繼續投錢，否則將沒收款項。

吳政達慌了，照著系統訊息，接連又投了兩百萬。他當時不知道，自己深陷一場騙局——數字其實是詐騙集團從後台調整的。

歷經兩週的掙扎，吳政達才恍然大悟報警，但那些辛苦賺到手的血汗錢，早已不知去向。

吳政達被騙走的錢，除了向銀行貸款，還有七十多萬是跟朋友周轉。他為了先還清朋友的錢，去年三月上了貸款媒合網站，殊不知，這是另一場惡夢的開始。

想補救卻變人頭，帳戶遭凍

「貸款專員說可以貸給我五十萬，但會先匯款到我的帳戶，幫我洗金流，」吳政達回想。對方聲稱，洗金流就是把錢暫時存進吳政達的戶頭，拉高信用評級，這樣可以幫他向銀行借更多錢。急著還錢的他，依照詐騙團指示，將兩個存摺封面、證件、自拍照傳給對方後，隔天，他的玉山帳戶就收到十五萬，北富銀帳戶收到二十萬。

詐騙團用Line先要求他臨櫃提

款，把洗金流的錢領出來，財務人員會在銀行跟他碰面。又突然說「在趕來的路上出車禍，」無法當面取款，要求吳政達改用網銀轉出到指定戶頭。

來來回回，全記錄在他七十四張Line對話截圖上。

吳政達當天下午用網銀將玉山帳戶的十五萬轉出，而那個目標

帳戶，事後被證實是由詐騙人頭使用。

當晚，他的玉山帳戶被列為警示，這讓吳政達嚇壞了。在律師表弟的建議下，他馬上報警，但他剩餘的五個銀行帳戶，隨後仍被凍結，連薪水都沒辦法領。

他從沒想過，自己被騙之後，還會淪為詐騙團洗錢共犯。



■吳政達手上的資料夾，塞滿起訴書和法院傳票，是他穿梭各地院討公道的見證。

七個月後，他因涉詐欺取財罪被起訴；一年後判有期徒刑一年兩個月。由於獲被害人原諒，並經調解願意賠償全部財物損失，獲緩刑兩年。北富銀帳戶中，尚未匯給詐騙團的二十萬，他也直接還給詐騙被害人。

被控洗錢，讓吳政達的困境雪上加霜。「他是兩頭被剝削，」吳政達的老同事，擔任法務人員長達三十年的刁志遠說。

當時他一個月要還六萬欠款，但月薪僅五萬，且連薪資轉帳戶都沒辦法開，頭三個月連薪水都領不到。後來公司通融，讓他透過母親帳戶領薪，但不是每家公司都願意通融，連薪轉戶都開不了，就打不了工、還不出錢。已經欠債的他，只好再到處借錢，成了朋友眼中的不速之客。借他錢的朋友一拿回錢，就沒再聯絡過他。

被騙之前，吳政達聯徵分數超過七百分，但因為向銀行信貸的錢還不出來，一直被記點，加上曾被通報過警示帳戶，聯徵分數只剩三百多，屬「信用不佳」，銀行也拒絕再借錢給他。

不僅如此，吳政達還不時需要

請假出庭，沒錢、沒時間，情緒長期低落，除了上下班外，他長達半年把自己關在房間，不跟任何人講話。

提告也拿不回錢，對方繼續犯

「什麼都不做的話，一毛錢都拿不回，」刁志遠和表弟不斷鼓勵吳政達，才讓他決定走出房間，開始反擊。

他的兩百多萬，被詐騙分散到很多人頭帳戶，他必須分別跟這些人頭求償，對他來說，是二次傷害。

受訪時，吳政達面前放著厚厚一本資料夾，裡面全是司法書類跟傳票。截至目前，他奔走新北、台北、台中、苗

他們假意反省，
關兩個月又繼續犯。
政府大力宣導要報警，
刑罰卻不夠重，
也沒提供司法協助。

栗、高雄橋頭甚至澎湖等地院，向二十二名詐騙人頭提告求償。

但他愈積極求償，愈是寒心。他發現，詐騙人頭大多是累犯，二十二人中多達十二人曾因違反洗錢防制法被判刑。

這些被告在刑事庭總是展現積極、誠懇，表示願意調解賠償，但在獲得法院輕判後，調解和民事庭就不見蹤影。「他們只要服刑兩個月，出獄後帳戶又恢復正常，可以繼續犯案，」他說。

至今，只有一個人頭與吳政達和解、賠五萬元。另外三件民事訴訟中，他拿回合計五十萬的債權憑證。債權憑證是指，被告帳戶只要有錢匯入，就會被強制執行、還給吳政達。但其實，這五十萬能拿回的機率微乎其微。

「刑罰不夠重，無法嚇阻犯罪，」吳政達認為。

他也觀察到，政府大力宣導被騙之後要報警，卻沒有提供任何司法協助。

「我能做多少，算多少，」吳政達繼續在路上奔走。

為自己，也為受害人尋找正義，他不放棄，因為這是一場是非價值的捍衛戰。